

### Daniel Leeds

在欧洲中世纪盛期看到了「超级王子」的兴起以及国家统一的成长观。此外，自然灾害比如黑死病的降临，给予存活下来的劳动者凌驾于其主人的权力。1381年与佃农有关的叛乱中，法国编年史家尚傅华萨显示英国为十四世纪欧洲王国的模范—因此警告了同时代的领主留意其领地的问题员工。英国是一个具有中央集权政府、赚钱的城市以及难以驾驭之劳工力量的国家。

傅华萨的纪录以几个英国乡镇的「平民」对抗贵族虐待的神学辩论为开头，其引用圣经为证来对抗暂时的社会阶级：因为「在世界的初始是没有奴隶的」，他们要求自由并且给予任何服务酬劳。事实上，一个典型的佃农不会是圣经学者，但是约翰波尔所纪录对于一种新普遍自由形式的宗教法典声明，多少相似于促进人文活动之旅行传教士的活动，而这在某些方面与教会与贵族的物质奢华相对立。此外，着重于个人奉献的新文化，可能已经使得农奴从符合波尔所宣称之创世纪中的章节表达出个人的想法。

除了树立神学上的论证外，英格兰的佃农还成功地进入伦敦，并且说服他们的国王理查德二世明谕，将他们由几世纪以来的奴役限制中释放。虽然理查德很快便取消该命令，但是他刚开始的让步以及无法完全察觉农奴解放（在傅华萨纪录结束后），暗示了佃农持有一些强烈的优势；这样子的优势最可能是之前几十年自然巨灾所带来的结果，而不是上述宗教的态度。在十四世纪的前半段，欧洲面临了饥荒与黑死病，造成逾百分之五十的平民死亡。劳动力的提供大大地减少。随着对劳工需求的降低相对较少，佃农只能够提供稀少的资源，因此他们拥有很重要的讨价还价的工具。

从英格兰到意大利，领主们颁布命令来避免工人以协商的方式从他们的服务中获得较高的薪资与特许利益，可是佃农们不再愿意牺牲放弃。这是佃农们第一次能够来反抗国王并获得国王的许可，即便是在杀了国王的四个下属后。虽然傅华萨的纪录以官方镇压反叛以及贵族胜利为终结，但是之后贵族所做的让步我们必须牢记在心，并且我们也必须记得编年史家将历史塑造成偏袒其同阶级的潜在欲望。

农奴想要从理查德二世那寻求公正，以及理查德二世能够屈服于一个有意义的统治且适用于整个王国的这样一个事实，意味着相对于十四世纪欧洲一种新的中央集权的形成。虽然王权与贵族和骑士分封土地的制度在公元一千年以前已被建立，然而在中世纪大多数时间，国王在他所在地以外只有非常少的实权，佃农的意见很少能延伸出当地贵族的领地范围，所有争议事项都由贵族来处理，而傅华萨呈现了一个赐予其王国内所有地区人民自由与命令其死亡的国王；在感知这样的控制后，约翰波尔鼓励农奴「让我们到国王那去跟他抗议吧」。理查德时期英国王室的权力主要来自于两世纪前亨利二世所建立的法律系统。亨利藉由将他的人送往英国各地，让他们以王室标准维持秩序来建立一个强势的先例。

在十四世纪左右，商业中心的城市享有较高的声誉。然而在傅华萨的纪录中，伦敦除了容纳有钱的贵族与商人外，也扮演了一个社会骚动中心较新的都会角色。「忌妒有钱人及贵族」的伦敦人藉农奴以及自由而战为伪装以寻求能够毁了有钱人和贵族，因而产生了叛乱。在傅华萨所呈现的纪录中，当抗议的佃农注意到城市的财富并掠夺之，社会秩序被成功地攻击。虽然最好将叛乱视为黑死病和统一的政府对抗叛乱之佃农的产物，但它也可以被视为是城市暂时动荡不安这出戏的另外一幕。